

现实主义研习录

曾镇南 著

闽籍学者文丛

第二辑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关于现实主义的学习、思考和论辩
关于文学作品的生活性的思考
现实主义作家修养二题
深沉而广阔地反映时代风貌——张贤亮论
《南渡记》的评价与现实主义问题
“浑厚的生活长卷”——读《平凡的世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現實主義研習錄

曾鎮南 著

閩籍學者文丛 第二輯

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实主义研习录/曾镇南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3

(闽籍学者文丛/张炯, 吴子林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211-07532-4

I. ①现… II. ①曾… III. ①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IV. ①I1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3000 号

现实主义研习录

XIANSHI ZHUYI YANXILU

作 者: 曾镇南

责任编辑: 张 宁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7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532-4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南临大海，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又略显局促、逼仄。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冲出“边缘”进入“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中心”相疏离的“外省”特色，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候”：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渐次南移，尤以唐宋为甚，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福州、厦门被列入“五口”开放，西学进入沿海城市，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如，“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等等。此后，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风云际会，主动发起、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

意义重大的论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尖兵”。为此，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之说。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既是一项殊荣，也是一种鼓舞。

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职是之故，我们不拘于一“派”之囿，以“闽籍学者”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

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们欣然编选、推出这套“闽籍学者文丛”，其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为学术发展尽一绵薄之力。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闽籍学者阵容强大，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

这是“闽籍学者文丛”的第二辑。本辑推出的是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既有年逾九旬的老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如果时机成熟，本文丛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一如既往地提出宝贵的建议。

张 炯 吴子林

2016年12月9日

答问两篇（代序）

一、答《当代文艺探索》编者问

（1986年11月11日）

（一）

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孤立和封闭、不与任何别的事物发生联系的事物。即使表面上块然独处的东西，详究底里，也还是能发现它和这个世界存在着隐蔽的勾连。尤其是精神领域里的事物，更是在各具特质的存在中连成一气。想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现实联系中抽取出来、提纯出来，单独研究它自身，当然也不妨试试，不过我想，那所得一定很有限。自然科学的研究例如物理、化学的某些试验，可以在排除一些现实中必有的干扰的条件下，考察某一特定的过程——如运动或化学反应——得出精确的规律性结论。但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就很难这样做。

文学作品，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结出的奇异的果实，当然属于精神现象。这奇异的果实，离开特定的土壤、天候、人功，即无由产生。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自身不是自身存在的原因。要解释其存在——盛衰变化及具体的艺术形态——就必须探寻到社会生活、时代风气、历史传统文化等等更深的根源中去。文学研究和批评，特别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分析，无法避开对这一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及产生这一作品的特定社会、时代、历史、文化等等条件的内在联系的研究。问题是，这种种内在联系，是荟萃在作家独特的认识力、想象力、表现力之中，积淀在作品独具的美学价值形态之中的。因此，所谓美学的批评，其实正饱含着所谓社会学的批评，是经由美的幽径，到达那历史与社会、民族与文化的深处。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也就是对结晶化在美学价值形态中的种种丰富的联系的分析。

所以，在我看来，文学作品犹如作家用五光十色的精神丝缕精心编织成的斑斓的锦缎。这锦缎上的每一根精神丝缕，都是从作家所经历、所感受、所呼应的社会生活、时代风气、历史传统文化、文学思潮等等的深处抽绎出来，又延伸开去的。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要梳理这些精神的丝缕，不可能不触及文学作品之外的社会。陆游讲过，学习写诗的功夫在诗外。这话也适用于批评家。

基于以上朴素的认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种种纯美学的、鄙薄所谓社会学批评的玄妙之论。在我的批评实践中，包括对《你别无选择》《爸爸爸》等新潮小说的评论，也都努力着在美学批评中开掘作品的社会生活内涵。也许我做得不太好。但我相信，这样的批评方向，于我是便捷的、适宜的。我将继续做下去。

(二)

提倡研究和尊重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与加强作家对社会生活、对历史、对文化构建、对人类进步等等的崇高的责任感，我以为是没有矛盾的。这里的关键，是对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要作庸俗的、

狭隘的理解。如果把社会责任感当作对长官意志的屈从，或当作具体创作过程中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只许这样写不许那样写的“艺术指令”的“自觉执行”，那当然就会与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发生矛盾了。在文学生活中，“横加干涉”的一条重要理由，常常就是“作家应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很冠冕堂皇的。搬出这条理由，干涉者的种种狭隘自私、鲁莽灭裂的行为，似乎也就“马列化”、神圣化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特种“国情”。

但历史上，提倡研究和尊重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的人，往往倒是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有着艺术良心的勇敢的作家、批评家。远的不说，即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的史迹而论，就有很多作家、理论家因痛感文学现状中公式化、概念化、虚假化的积弊，奋起强调对艺术的特殊规律的尊重。他们的本意，正是要加强文学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艺术力量，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他们所理解的文学的特殊规律中，正跳动着文学紧密联系社会生活的血脉。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流过这些正直的、忠于艺术的特殊规律也忠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作家、批评家的血和泪的。他们直言无忌、孤危忠信、愈挫愈勇的声音和身姿，将永远受到后人尊敬。

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确实有人在尊重艺术的特殊规律的借口下，淡漠了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情，削弱了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心。这原因，我认为是他们把艺术的特殊规律弄得太狭小、太玄虚了。如果使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生活完全脱节，那恰恰是对艺术的特殊规律的毁弃——无意的、过于钟爱所造成的毁弃比起有意的、过于粗暴的毁弃来，虽然较难察觉，但对创作的损害则并无二致。

(三)

人道主义问题有两面：作为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作为历史观，它是善良而软弱的；但作为人类精神的素质、作为人的精神素质的涵养，作为伦理学，它是纯洁而深厚的。

文学是建构人类精神、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材料。它之所

以需要纯洁而深厚的人道主义，是出于其天性。没有听说哪个伟大的作家不是伟大深厚的人道主义者的。没有挚爱人类、悲悯人类苦难的大心，怎么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呢？

在这个意义上，用人道主义精神的觉醒、复归、高扬、深化来概括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文学思潮，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概括角度。

但是，全面地把握新时期文学十年的进程，不仅仅有人道主义这个角度。文学运动本身，永远比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要丰富很多，复杂得多。就人道主义思潮去研究人道主义思潮及其文学表现，是研究不清楚的。只有从文学运动与社会生活进程的关联中，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才能理清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以及别的种种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具体存在形态。

（四）

我对“后崛起派”诗人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不多，评介不力吧！作为一般读者，总是要读到一两首好诗后才会注意诗人，逐渐知道并喜欢那诗人的。例如我知道而且喜爱舒婷，因为我读过她很多好诗，从这些诗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和美感享受。

“人间要好诗”！我希望不断地读到不论哪一代、哪一派诗人的好诗。

好诗、好诗句多的诗人，就不会湮没无闻。

（五）

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中的宣言之多和文学研究中概括之多，是当代文学史上仅见的，甚至五四文学革命高潮期也没有这样热闹。这是思想活跃的表现，是作家、批评家情绪很高、竞技状态很好的表现，是思想文化政策开放的结果。这样热闹，的确是可以开拓思维空间的。我也情不自禁，凑过热闹，研究过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浪漫主义。

不过，宣言也罢、概括也罢，都得看创作实绩如何。所以，很难遽尔论定哪一个宣言、哪一个概括的价值。我还想再看看。

也不知为什么，我对于艺术流派过多的自我标榜，心底总持一种怀疑主义。文学史上，明清诗词，标举流派最多，而诗体词格却渐趋卑弱琐屑，门户之见、党同伐异、排他性有增无减，终于把中国旧文学拖入了死路。而唐诗不怎么标举流派，却蔚为大国，辉耀诗史。这是为什么？“五四”后的新文学运动中，标举流派，发布宣言，而后在创作上异军突起，浩然成为主潮的，当然也有，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流派。但细察真相，在文学社团的分野之中，各个作家创作上往往各趋所是，面貌殊异，并不勉强自己符合哪种风格、流派。所以孙犁慨叹，流派之说，甚难言矣。我以为这是识者之叹。

问题在于，作家的创作，要受他自己不能预料的生活变动、生活冲激的制约。他只能听命于生活、听命于心灵的感受；而不能遵守宣言、契约。创作的实际路径和面貌，比一切宣言、概括要复杂得多。

（六）

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当代文学处于危机之中，是一种复古的文学的意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符合我这些年所目睹的文学发展的事实。雄辩可以惊听回视，哗众取宠，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

二、答《光明日报》六问

（2000年10月10日）

（一）您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它对我们的意义如何？

我是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日常的工作是跟踪评论当代作家

的新作，在日积月累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重大现象、重要作家，作深入一步的研究。现在研究的着重点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长篇小说上。有时也根据需要，回溯性地探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对当前创作和文艺思想有着重要关联的学术课题，如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孙犁等作家的研究，并写一些有关创作思想、艺术规律的文章。

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和写文章的题目，都着眼于它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发展所能具有的意义。我没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平时所写，大多为短评、短论，每年所写的较长的文学论文，也就三五篇，几乎全部发表在报刊上。经常浏览文学报刊的读者也许会有点印象吧。

（二）在未来几年内，哪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哪些内容的思想著作将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个问题很难作出过细和确凿的回答。大致地说，能直接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社会科学领域，我以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等，但这些领域的“突破”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恐怕不是纯粹的学术课题，而是与政治设施和体制、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调整、法制的确立与完善等等实践相联系的。在这方面，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部门在对国情、民意、时势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思想、新的举措，并随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这些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纯学术性著作，也只有和现实生活进程取得更深刻的联系，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这并不是理论工作者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奏效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关注的是那些在上层建筑中飘浮在更高处并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时代风气、民族素质产生影响的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等。当然，还有与人们的世界观、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哲学。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对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马上看得见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长久的、深刻的影

响，它关系到我们的心智活动、品德修养、相互关系、交往方式、情感世界，一句话，是通过曲折的途径影响人的灵魂的东西。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不能没有这些学问和知识。没有史学，人类将会失去历史记忆，与历史经验隔绝；没有道德伦理，人类将率性而为，纵欲而行，徇私利而弃公理、悖情义，道德崩溃，尊严扫地，贪婪横行；没有文学，人类将失去交流感情、启迪心灵的最平正的方式，心心相隔，陷入精神荒漠；没有哲学，人类将使自己的思维能力退化，无力探索有关人的精神发展的规律问题，出现物质膨胀、灵魂偏枯的畸形状态……试想，那将成个什么世界？但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似乎越来越看重有实效、有实利的东西，而对社会科学中的这些更带精神性的、有“无用之大用”的学问和知识，越来越疏离、漠视了。

在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里，学术的发展，并不总是表现为“突破”，有时也表现为“持恒”。尤其是现在；在这些学科内部和外部，一种基于对历史的无知的“突破”，已经泛滥有年；而原有的几代人努力形成的学术积累、学术成果被随意毁弃、颠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最鲜明的例子如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鲁迅评价问题。我想，在推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从事学术创造的时候，用得着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说的这样几句话：“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学术的每一个新的发展，总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依“势”顺“理”，进行损益弥纶，沿革生发的结果。轻侮前人，逞臆而谈，以为这就是“突破”，其实只能惊听回视，喧哗一时，绝留不下真正的学术成果。

（三）在过去几年里，哪些人文思想著作是真正有价值的著作，为什么？

人文思想著作价值的高下优劣的评判，是一个远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更复杂的问题。不同社会背景、立场观点，不同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往往在学术论著中打下鲜明的烙印。即使是客观材料的取舍这样本来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约束的问题，现在也常常受到个人狭隘偏私的主观情绪的左右，很难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清代文论家尚镛说：“盖文章者天下之公物，非可以一二小夫之私意为欣厌，遂可据为定评也。”可惜的是现在看到的标榜学术的论著和文章，臧否人物，取舍材料，衡理照辞，常常是以私意为欣厌，以亲疏定褒贬。过去有一句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套用一下，我简直要感慨“学术学术，多少昏话假汝之名以行”了。这也许有点偏颇，但确是痛乎言之的感慨。至少在文学理论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两个我较熟悉的领域而论，“昏话”而标榜“学术”，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了。学术界和读书界借助媒体所推荐的学术著作，不能说没有较有价值的，但能真正为社会公论所肯定，经受得住时间磨洗的杰作，却很难轻易举出来。

就我所从事的文艺评论领域来说，对我的工作有启迪有帮助的，大多是历经岁月颠簸而仍不失价值的名著，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学和艺术的著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俄国和中国近现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作，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鲁迅、茅盾、孙犁、冯雪峰、何其芳等人的著作。近年来较常翻阅的书，有陈涌的《在新时期面前》及其他文学论文，孙犁的《劫后十种》，冯至的《论歌德》《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等，也不是什么高文典册，只是一些论说常令我心折、共鸣的文章集子而已。

（四）您所知道的国外思想家著作中，有哪些应该翻译到中国来，为什么？

我对国外思想界了解得很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中，我尤其喜读历史类的名著。哪些著作该译过来，我想他们和他们联系的各个学科的翻译家比我知道得多，一般我只能信赖人

家的选择，在阅读时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我觉得，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人，可以把读书的范围拓宽一些，静下心来也读几本学术著作。如写小说的人不妨读一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写新诗的人不妨读一下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搞当代文艺批评的人要读几部中国和西方的文艺批评史等等。而以学术研究为业的人，不妨也读点中国当代小说。如有选择地看看《小说选刊》中转载的文学新作，看几本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这不仅可以广见闻、怡情志，而且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好处的。过分厚古薄今，非先秦两汉魏晋以上的书不窥，不肯逾越专业的雷池一步，这也不是好办法。我这里可以推荐几本90年代出版的较为可读的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梦断关河》、叶广苓的《采桑子》、曹文轩的《草房子》、郑君华的《芙蓉风》等等。

（五）在思想著作和文化图书的出版中，出版界有哪些问题？

作为一个喜欢到书店淘书的理论工作者，新出的学术著作给我的印象是大（卷帙浩繁）、全（全集文集比比皆是）、贵（价格年年涨）、粗（内容有错失、编排无体例、校勘不精严），买不起也不太敢买。倒是常在潘家园旧书摊、灯市东口和隆福寺中国书店等处，买到一些有用的旧书。有些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纸张黑黄，烟尘满面，但内容却是有用的。那时的编书者、出版者和作者，一般工作态度比现在认真得多，所出的书，品位并不低。我觉得民国时期一些好的学术著作已经以多种丛书的形式再版了，出版界不妨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80年代那一段历史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也选择一些再版一下，保留其原来的历史风貌，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哲学思想史，都会有很大的用处。

（六）请向普通读者推荐几本值得读的人文思想著作。

向中国的普通读者推荐几本有必要读的人文思想图书，令我颇费踌躇。有读人文思想图书的能力和要求的读者，恐怕就不是一般以读书为消遣的读者，而是想满足思想渴求的读者了。对这样的读

者，我推荐《鲁迅全集》里的创作和杂文，《孙犁文集》里的创作和散文；如有更进一步的兴趣，可以再读一些郁达夫的小说与文论，冯至的诗和散文，宗璞的小说和童话，等等。鲁迅的著作，其实很容易读进去，“艰深难懂，一般读者不宜”之说，是不足为信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有那么多注解，足以当向导了。只要你能静静地、细细地读下去，没有不渐渐着迷的。谓予不信，不妨一试。

目 录

答问两篇（代序）	（001）
----------------	-------

第一辑

论真实或真实性

——从真实到典型的艺术范畴发展逻辑	（002）
-------------------------	-------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063）
-----------------	-------

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	（112）
--------------------	-------

也谈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	（126）
-------------------	-------

第二辑

关于现实主义的学习、思考和论辩	（144）
-----------------------	-------

关于文学作品的生活性的思考	（157）
---------------------	-------

了解他，学习他

——读《林默涵劫后文集》漫记	（167）
----------------------	-------

现实主义作家修养二题	（182）
------------------	-------

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灵魂

——作家历史修养谈片	（191）
------------------	-------

伟大也要有人懂

——兼论茅盾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地位 (198)

第三辑

从抗战文学的实绩看文学的社会战斗功能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作 (212)

深沉而广阔地反映时代风貌

——张贤亮论 (228)

南方的生力和南方的孤独

——论李杭育的小说创作 (249)

《南渡记》的评价与现实主义问题 (278)

朴实浑厚的生活长卷

——读《平凡的世界》 (306)

学术简表 (314)